

陳止齋尺牘

浙江圖書館

民國



050149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誌

(每册四角預定全年十二册四元郵費每册三分半)

〔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以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

教育雜誌

誌

(每册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郵費每册一分半)

〔本雜誌屢加改良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材料注重實用主義門類共分二十卷〕

學生雜誌

誌

(每册一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一分半)

〔本誌為全國學生界互相聯絡之機關以輔助學業交換智識為趣旨每册有五萬字〕

少年雜誌

誌

(每册八分預定六册四角四分全年八角郵費每册一分)

〔四卷一號起大加刷新趣旨在於發揚小學生精神統一少年思想精選材料增加頁數〕

婦女雜誌

誌

(每册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三元郵費每册二分半)

〔俾女學之進行謀教育之普及文字淺顯趣味濃厚深科學美術世界要聞無不應有盡有〕

英文雜誌

誌

(每册一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一分半)

〔推廣英文知識為宗旨務期適合普通程度俾學生可資課外補習仕商得於公暇自修〕

英語週刊

刊

(每册五分預定全年五十二册二元郵費每册二分)

〔內分讀本會話日記作文翻譯尺牘商業新聞等註釋詳明極切實用每逢星期六出版〕

小說月報

報

(每册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三元郵費每册二分半)

〔備文字十萬言長短篇小說詩文掌故科學皆備文字極雅潔清淺能補助自修增進常識〕

兒童教育畫

畫

(每册七分預定六册三角八分全年七角郵費每册半分)

〔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為圖畫用簡單文字說明俾兒童閱是圖讀其文即知大概〕

農學雜誌

誌

(每册三角郵費另加預定全年四册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內容專就本國農業情形研究改良方法并發揚舊學灌輸新知以求昌大我農業〕

留美學生季報

報

(每册三角全年四册一元二角郵費每册二分五釐)

〔內分插圖論著談叢文苑雜著附錄各門以世界知識灌輸國人所取材料亦極為精審〕

留美學... 行
年四册一元二角
每册五角
每册二角五分
每册一元
每册五角
每册二角五分
每册一元
每册五角
每册二角五分

陳止齋尺牘目錄

除太學錄謝宰執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與福建陸提舉

與西外知宗

與湖南潘安撫時

答鄭教授

答桂陽吳瞻軍畿

與湖南張運判續

與郴州丁守逢

與湖南沈安撫樞

答釋褐黃上舍

與福建柴運副

與福建錢運判

答桂陽趙守

答楊知錄

答桂陽王教授益祥

桂陽謝宰執

與衡州劉守

謝潘安撫列薦

賀周左相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書印章

86年清庫

64年清庫

159031

72763

陳止齋尺牘目錄

一

行又(373)

賀留右相

賀王參政

賀葛同知

與湖南監司賀冬

賀正

除提舉謝宰執

與交代張提舉

謝沈安撫

交割謝沈安撫

交割謝張運判

答郴州丁守

答道州趙守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答王簽判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賀范提刑交割

答諸郡賀冬

答趙安撫賀正

與張運糧賀正

答郴州丁守

賀劉殿院光祖

賀林察院湜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

謝宰執

謝侍從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賀留左相

賀王樞使

賀胡參政

賀丘侍郎

上嘉王賀冬

與王德修

答潘叔昌

與吳居父直閣

與林安之

與鄭景望少卿 二首

答天台張之望

與鄉守曾仲躬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答長溪王任之

答林宗簡

答朱文昭

答籛舜資

答賈端老 五首

答黃文叔

答陳同父 三首

與王亞夫運使

答丁子齊 三首

與林懿仲 二首

答薛子長 三首

與周丞相

與呂子約 二首

桂陽與岳漕論移運事

謝諸司列薦

與劉請之寺簿 三首

與史丞相

與高炳如監丞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答胡季隨

與沈叔晦

答劉公度 二首

答寧遠王縣尉

答道州康判官

答趙南紀節推

答潼川守范東叔

與朱元晦 二首

答潼川守范東叔

與朱元晦 二首

與王弱翁

與邱宗卿

與國舉兄家書

與徐韞之

答張端士 五首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浙江圖書

陳止齋尺牘 目錄

三



浙江圖書館

陳止齋尺牘

宋 陳傅良撰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璧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爲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邊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爲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疏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違元作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絕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闕之中鬱有前

陳止齋尺牘

輩扶持興起之念與其妙選以得口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俾
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牆愛博願悉略其奔走伺候之文農
馬口口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于學爵命自天口口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

官亦積夫元缺二字
從陳本歲月以爲勞雖哀然舉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口口

從於口覆禮又爲之特加卽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口口之彥收中雋之功因

難見奇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雖注元缺二字
從陳本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隄

防之詳口口口寵光度越之盛尙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

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沈潛高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
之長隱若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自
定勲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
之獨留康定式邁范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
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羣□□□□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
柱某適與走趨之□□□□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
□□□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太和

與福建柴運副

風憲一臺□歸於正

句首元空二字按此為四字句當
空一字而歸於正三字當有訛誤

豈□□□復與驅馳載惟

幸會之深莫喻忻愉之至某官刑於太□

句有訛缺老成典

元誤刑挺松柏而後凋抱

圭璋而不琢宣淮右□□□□之言入覲明廷嘗建久長之策所以不□推愛爰

陳止齋尺牘

命□□□□□□嘗中於機會薄物細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之可句有莫若

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惡之諷句有方平之遺發大臣□景

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事□□□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

安輯意已□□俗難異言某既疇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豈云屬吏之儀某官志
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議論接於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
州之輩行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元鳥
生民之作薦園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
行歌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
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

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爲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繼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萼世有令名於今薦紳孰爲先進荐揚華貫甫直禁林方闊步寵光之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之風欺者豈忍眷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今在按撫願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閒會幸之口欽慕惟深晚得所圖逝將既見某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舊才猷蘊藉固宜宦達之難口嘗得之士友

陳止齋尺牘

之間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口數日閒居他無惰色宜爲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口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口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口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答桂陽趙守

交贊閩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賤翰之先施朽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閒樂易宜民真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兢惟甘棠所芟之餘尙堪憑藉

徵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地架切凌兢惟甘棠所及之餘尙堪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諸生來為屬邑心獨自
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之學跂彼羣老淒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
國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荊州之鎮荒地弗治欲
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
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檄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
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口口良有後憂口口口口未知安仰口緣幸會忽過所圖
逝將聽警欵以自寬抑口口分守而不敢口憐拙學乏由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口口口口譏之致

答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翰良慰面牆某官以

陳止齋尺牘

湖海之豪擅搢紳之譽繇淵源之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歎
功收百戰益知游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舊郡粵自熙朝與
計偕者閒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
清流之望□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居之□□嘉賓可式庶幾多

干元作千

木之風獄市所容奚止

元作上

問蓋

元作至按此用曹參傳宜作蓋

公之道

答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既見誠無異於菁莪之
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歎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
搢紳之譽循次而進宜在袞袞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爲青青衿佩之伍雖名教
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牆曷堪乘障聞風而悅乃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
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磋之不聞儻未瘳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

問政幸毋如傾蓋之初

答桂陽王教授益祥

內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知所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羣之氣見於嘗試已效之閒露學校之一斑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數獨以昌言卽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牆是懼事多險度孰如旣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尙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瞻軍畿

思先生

陳本作正

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爲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

口貽朋緘之過謙

元作嫌從陳本

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

陳止齋尺牘

五

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爲筦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牆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隄度孰如旣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遄歸之邇止可與共學儻惟當事洙泗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爲趙魏之老行以爲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宰

元脫目
錄有執

起家爲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不冒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非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於茲曾莫窺其慍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疏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效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

深仁圖惟薄效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羣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玄鳥生民之頌薦園丘清廟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還驅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爲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加歎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爲海內之福某以空疏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夤緣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走學口永惟修敬之口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之故不

宜□□若責其□□□□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鄰爰修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擅圭璋顛印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況江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郴岸瞻言刺史有巖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疏末學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牆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柏之高正使澡身猶慚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官謗之可逃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尙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於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盟即其講德之詳重以納
 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
 名若論後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宣勞蓋自於青衫養望殆幾
 於白髮陞華延閣盍歸西省之班服美長淮迺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
 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疵吝之餘空疏如故
 冒來乘障憂在面牆不圖雅故之交而託提元作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己分之幸甚何絲隙地之遇薄敘小邦之懷膝閒於齊楚之間盛
 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攸同徹元作撤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蕞爾桂陽已非古郡析
 郴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

陳止齋尺牘

君視大國之孤嘗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

安正堂本作舉

中興至此凡六十載

之間善狀為誰纔一二人而已閒或收效於毫髮曷嘗挂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為

之同辭剡章至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

岳攷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為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

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鉛槧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遽叨假守

元缺陳本從

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

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憐

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己乃不然竟以拙誠而見錄某官

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眾好惡之言

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孚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

庸陋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以為功歸潔其

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身當務以退而爲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暨羣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爲危閱盡翟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慍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況民庸之愈偉曾物望之誰如嘯詠東嘉粲塵閭而可數指麾鄂渚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尙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袞之奚遲揆元作機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某甚矣面牆於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乃有萬閒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嘗近魯侯之色笑其爲欣忭實倍等倫

陳止齋尺牘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共惟某官才足以緝熙於天緯學

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許身袞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

久要平生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己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其

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大元作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

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爲舊學未嘗入總於百官鄼侯之爲宗臣

蓋亦借煩於四皓孰與早翊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於

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弼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載籍以來鮮出勤元作動從陳本按當作勤勞

之右如某者不比數最蒙保持每口綸告之四馳喜視元作等夷而百倍況每

蒙慰藉有周南留滯之詞而迄值亨嘉在沔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敘感悰口

傾之私敷宣罔既

賀留右相

恭審渙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羣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采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爲眞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帥闔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訐謾屬耳績用藹然遂繇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哉公不以日月而爲勞事適類此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託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社稷之臣廊廟爲之光輝華夷爲之震疊某嘗瞻英袞及聽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參政

召從外闈入告嘉猷擢寘上宗晉參大政共惟某官受天閒氣爲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閒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蓋册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爲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

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託又將□□□□□□
又將下元徑接之心中無

□□□□□□之心按此二字當與之義爲偶而上文缺九字又接後卷與林察院

即移用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賀萬同知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於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歆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兼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爲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鄧侯之爲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慚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爲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陳止齋尺牘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庇福履攸同屬乘障
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
之寄將明主德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祉凡在具依之列咸輸善
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雁劬勞之野定應亟入麒麟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并一談而稱慶某官達
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流尙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旣上當君子之
亨義取觀頤宜明享聖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虔善頌越在
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繇幸爲諸生將摯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畀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

私切以蕞爾桂陽介於湖嶺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爲誰纔一二人而已
率皆久次然後序遷未有輒爲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某疏愚如故衰惰
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闊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
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於
盈滿之餘以寵爲驚未知所稱某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自具瞻而下
逮使人以器嘗易事而兼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
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爲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
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
而同歸正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五

陳止齋尺牘

經之異庶幾帝制尙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爲晚
出辱在後陳周雅肄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爲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
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爲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
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
畀予中權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三江彭蠡臚舳相銜凡
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之巋然雖二老盍歸而
此豈久居之地然一夔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爲稻粱濫分符竹方
恐噴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
謂何與文子而同升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

悼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
賴蓄疑欲問請閒可期某官年高德邵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
表言行乃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守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光
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闕員必九重之
深意某從游最久聯事奚堪以乘障之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
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
賴蓄疑欲問請閒可期某官特達之資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

陳止齋尺牘

前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守之懷暫
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
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驂乘以甚榮而面牆之
加懼不能專對况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
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勳業以
爲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略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以
比年之歉甚動有契闊相爲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爲惠之
不周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
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

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旣

答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嘗有心於推轂粵來謙問益感衰悰某官大雅不羣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尙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屬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寄

元作莘
陳本

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夫人以引去爲高吾黨以留行

爲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
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紬元作抽石室之藏分
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正名滿
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閒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
者舉世至於渡江巋然門戶之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選征四方典獄
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疏如初衰情已甚自別脩門之後
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盍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
期天實爲此

浙
答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往來之游談否則好
謙元作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

博極百家之說漸以中書掩觀三變之

博極百家之說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
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爲舉首況迺占五緯蓋荊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
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
爲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
矣拜况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
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當作患亦多新進

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爲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
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
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道千佛之經尙未繼天聖元缺按此用
宋祁與兄庠

同登天聖二年第而祁本爲第三人事今以意補之 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偶因乘傳之來遂託

□□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瘼官無直諫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目錄下有交割二字

摻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架甚盍簪之喜某官清
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
華要之路過家上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爲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之
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圓扉則人自不寃安得弄兵之
赤子少屈以此過歸有期某嘗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
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爲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搢紳先生

之望爲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親宜被

十國爲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似岡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摺紳先生

之望爲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

作當

適觀上考之聞卽對遄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

之占以爲剛自外來爲主於內之應

與目錄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
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
對於寵光用亶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
序齒宜遄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判目錄
作糧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
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亶乘於

陳止齋尺牘

十五

穀旦將茂對於龍光某偶託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
聽勞還之四牡

答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尙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
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卽杯酒以相讎借曰故人曾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
見於方事之殷況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爲貪之風人
將謂何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特九五知人之明
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
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本安作幸其人來謝初非求安
世之名好以事爲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矧屬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羣聽行述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蒙異顧雖土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荐叨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湜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須賢曾不峻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令名當今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臺綱何近事

陳止齋尺牘

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
除書所播羣聽無譁某早辱下交最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泰道方
亨宜上體朋亡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

筮蹟周行辱爲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靜
言久要欽遲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
雅頌之音奄有衆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紉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爰方鄉
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
入三朝未離於五品土方太息公已遄歸某瘞曠之餘覆護何幸況尙聯於小事
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
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疏甚意惟竊祿以爲暮年餽粥之謀勢可投閒庶遂平生筆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平旣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況地控湖嶺俗雜民獠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聳雖無軍旅乏興之憂銜轡甚寬庶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陳止齋尺牘

十七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有裏言之助伏念某庸疏已甚迂闊奚堪少所爲燈火之謀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陞於撫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祿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駑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爲江漢之口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爲懼某官言爲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洩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已來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羣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

尚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
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
之寧某阻自口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
取法

賀留左相

孚號晰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恭惟某官德盛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
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
散植壞羣而無智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憂隱薰爲豐穰于以成正始之風
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
迺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
免於驅馳尙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

陳止齋尺牘

十八

託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孚羣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
恭義可爲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尙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
益展壯猷苟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
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
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爲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
麻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尙有煩於顧恤雖多病
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託名於不朽

賀胡參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聞尙友其

權陪大政就翊洪樞一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聞尙友其

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亶有格天之業宜簡
知於睿主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休雍
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訏謨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羣陰
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衷
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
不堪於驅使



賀丘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
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效蓋出緒餘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
色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
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

陳止齋尺牘

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絕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
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日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
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鑾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亶惟元子對越昌期宣膺萬福之同允
屬一陽之始恭惟皇太子大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
聞六藝曲垂疊疊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當作剛而俱長哀時不祉爲國元良
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更玩震亨之修省

與王德修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年能復幾別令人愴懷
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

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

自慰釋耳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

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尙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

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逆當作道三字亦有誤於青州達濟揚州

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

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

為奉地元缺東南邊三字及地字並據賈子壹通篇補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長百夫

長之下口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口

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人元缺從陳本多言常平出

漢耿中丞顏祕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口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

斂法出則減價棗斂則增價余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

以周禮耳句有脫字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今又作益

陳止齋尺牘

食貨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二元脫二字十而五自漢來諸儒

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

受田之民率士官賢疑當作買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

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

此冢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

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

之漢氏自宮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

皆為私錢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冥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

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

隋書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

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居父直閣

元缺居字閣字目作與吳居父按居父名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四載瑀嘗見止齋執弟子禮又云陳集有同吳直閣書

即指此書也今據補又按書中所云來京都獨造窮巷賜見事詳吳子頁林下偶談四瑀惹福吳后親姪故有外戚貴公子語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蓋謂之貴倨不可就見況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下獨造窮巷夜叩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敍其簡牘不以記口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顧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君子也蓋聞口口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口口之爲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口蓋爲口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口而關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爲口口德不肖誠

陳止齋尺牘

二十一

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爲惠也寵光之未元作戒令今作之不趨宜弗之罪是

以敢遲遲而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名元作多而從陳本

陰觀其向背戰國諸子爲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元作戒

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誌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耳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疏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眞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爲劉呂輩以兒女

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則如安之相愛

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請勿爲劉呂輩以兒女
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閒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
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

百九兄謂薛士龍

游半年平生氣息

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
簿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來轂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倪私用慰釋雖然百

九兄

元作

書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自敵已

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口請祠爲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徑至殆非
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合

元作全

併得此

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芮祭酒僅及家易簣劉大著王詹
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

陳止齋尺牘

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慘職元作識從陳本罷
還家了親事益遠得御儻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褻之辭直下
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
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爲之歉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
爲請殆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頓不
甚領會世閒羞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則學力
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
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俗相贊稱語託古致
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其不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忘越期年足下
果復攜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稿與其季氏所爲文十餘篇以相寵
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
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
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
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
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慕而不
求交者也況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
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況足下容貌不能逾中

人言語呐呐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尙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尙志節爲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竣

與鄉守曾仲躬

瑞安腳剩錢知蒙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千里無蓋傳聞尙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絲省符抑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

輸往年夏秋租將絲省符抑漕繳也如漕繳度惟深仁必有以己之果由上來將
何以示惠蓋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
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爲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
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爲僭易將博訪所以爲便者
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
祐閒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代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
催科口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
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爲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
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
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

陳止齋尺牘

催率勸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譴訶之又不比者壯散居鄉村爲害元作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爲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

目錄作任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爲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臺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羣衆妄出已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之奉從我於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顧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艾當蒙亮悉然厚

影已出下策足下顧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徵忠文當蒙亮悉然厚
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
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
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爲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
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
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其市朝
固有制矣士之子恆爲士不敢舍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
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
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閩蜀唐漢僞官者往
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尙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

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爲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關恐非

人事也

每與一事與
疑與之誤

答朱文昭

書問闕疏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慰釋披元作所

貺字帖具審所論譔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卽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卻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鹵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著作墓又迫蕃叟弟葬先叔匆匆遄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羣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

商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羣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

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勝

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

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

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位元缺從陳本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

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遽舜丞目錄作遽舜資按遽遽並姓氏書所無疑當作遽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

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

諸賢豎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已過上元在上句已字上獨慨然有元作右克廣文聲之意

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

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陳止齋尺牘

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他覲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熱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爲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据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口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纔就

公史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纔就

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娛娛空一字不足為念

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

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

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

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

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擬元作假陳本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論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

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口而其

力不足以發揮前緒緒空一字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

陳止齋尺牘

二十七

聖戴

戴下元空
二字誤

德毛萇

元作莫
從陳本

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羣書爲一削其不合

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口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尙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閒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爲一編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

僅見此書耳其論五帝云百家

元作再蒙
據史記正

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

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沿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閒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爲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閒肯來同社幸甚

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甚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岐此上元空一字從陳本一 雍興

初務撫此下元空一字從陳本一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

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

不得為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嘗空置矣

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

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

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鄆特徵

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始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

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鄆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

能正之是故以邶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為

陳止齋尺牘

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

春秋亦無邶
檜也前亦云邶
詒讓案邶疑鄘即
鄘曹鄘特微國也

陳本改作春秋
亦無邶鄘誤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爲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

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寔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寔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爲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爲分地推之他書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爲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

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

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

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

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

此下元空二字從陳本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

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

多寡以是準凡爲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傳晉爲甸侯曹

爲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顓臾在邦域鄙無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

儒以八州爲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爲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祿食之

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浙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

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遊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

陳止齋尺牘

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
呶其閒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
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閒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
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
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
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
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
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
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
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

之下元缺一字按此
下無缺字朱丈上或

當有以
字耳

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尙爲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

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閒成大空闊至於其閒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

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閒成大空闊至於其閒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爲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閒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慰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情益見天道尙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尙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擷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鬪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爲然所不識亦與來意略同否然非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是衲子當

元缺從

面棒喝

元缺從

之語不應寫在

陳止齋尺牘

三十

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持擇言語卻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爲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忉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二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卻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著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撞著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閒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問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著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

已明白不墮小人穿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

已矣閭巷蟻蝨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爲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其能不

元缺其能三字從陳本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口寬

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口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

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叫苦與坐視者無

異卽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卻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

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

時識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日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

秦漢閒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著頭合著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

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漸爲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

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

陳止齋尺牘

三十一

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一錢以上名曰係省而州郡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

累十年不省而藏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

元於是之間缺二字按缺字當在是字下

盡歸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畀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尙爲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間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十齊德性器度色色通公前卷一

示及新篇意趣閒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覲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稟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敘文意俱盛

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

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爲英才緩急可倚仗

元作伏從陳本

聞與張

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爲多鄭四三丈爲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爲歎子齊旣與之處若下人不眞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

陳止齋尺牘

三十二

子靜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
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
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
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
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
角此是大患知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爲利爲利者負國沈默
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
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爲漢民將十餘
世而使吾君忍恥事讎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太者則率其徒爲
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爲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

法談九摘要句小則學爲詩文自娛當此時五日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
某所爲懼子齊勿以爲疏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
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爲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
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
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
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
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
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眞難事耳

與林諤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閒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
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
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狂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

陳止齋尺牘

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爲他人道幸幸

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揀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話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況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爲不敏某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顧方得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中

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卽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

近宗簡遞示吳門書稿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盞閒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已及門矣謾塞盛意爲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尙友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爲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爲然否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

陳止齋尺牘

三十四

來長編過眼數卷便昏澀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諭
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免遺恨則諸史要
不可廢自荀袁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
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
年則其閒事辭鞣轆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
冀深探書外之意來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
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爲吳魏之役拳拳于漢獨南陽數人
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二新詩見寄疾讀降嘆
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閒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爲言不敢妄陳當

世日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開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為言不敢妄陳當

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

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季年元作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

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

往往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

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忠元作忘陳本作亡之臣以國

家為忘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

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眾次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

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空元責成而已非所缺以煩精神分志

慮也元作至至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口口元缺一字按申問啟處不任情企窠入湖湘凡八十六日

陳止齋尺牘

始達官所桂陽

桂陽元缺
從陳本

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敝政蕩無綱紀交

割之日見縉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口口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尙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深切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爲祝趙推官易說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爲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某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漳

元作潭
安正堂本

同論若某何

某中賢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漳安正堂同論若某何

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

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唯力學則卒

元缺從

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平時朋

元作而誤

友共持

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可為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
有餘喪老兄以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昔日

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運事

元缺二字
據目補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一具申般跋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

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

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儗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履之費以漸致

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

陳止齋尺牘

三十六

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顧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儻蒙台慈錄其不忍爲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絕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爲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爲出此也意者今日爲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爲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疏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爲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

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爲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

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闢草萊漢不用齋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

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

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眞賢實能不失其爲起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

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慚私元缺從陳本從悰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魂魄不能忘

也偶元作萬作以傳聞未敢輒效雙牘之謝尺楮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託足見了了然不干己一項似不必累病懷此猶可也禁

兵教閱鄉口職分今何預長者迺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口卽終不

置恐不足與言了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

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來數日卽弃去觀其

陳止齋尺牘

三十七

中頗有先入然極口扣之迺云片時不挾册卽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盍簪併求規益未聞惟一切省事強親藥食以介壽祉

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者赴官亦嘗附記迺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關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此理共想歸臥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淩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牆料理不行固以譴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卽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爲吾一起潘丈歲裏鼻衄兼脾疼作楚尙未全安謙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略某麤率日夜念此以懼尙冀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卻放開去幸甚至願温公元祐變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摹終少彌密未爲恰好

元作如
從陳本前輩多恨焉耳

雖以許大規摹終少彌密未爲恰好

某守

元作手
從陳本

壘亦已期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竟得歉歲憂沮滋甚所

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助往往來年遂可支梧要是補過

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臥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

陵多士從學爲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爲泰

不交則爲否坎離交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蓋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

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匆匆讀過漆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

爲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耗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楮牘布之隸人至於管見敢復

以寸

元缺
本從

楮申言之惟鈞慈勿以爲咎幸甚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

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

陳止齋尺牘

蓋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河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一時元老世爲弼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爲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託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爲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美尙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誓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惶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驅使顧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黃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卻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鬢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筯伴客口纔見燈火昏暝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強絀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緝一二書藉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

中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愷然欲緝一二書藉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

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此下當有不字以事女主元作文王見譏王允若元作共無晚節

漏逗即為全人一修一短何口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得耳尊

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

詆元作詎從陳本剝令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餽釘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

隱之類收拾無害要只是向下工夫閒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覲互相扣擊

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

雅故元作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湘中適相隣比通財僇力兩年如一家然後見其

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力也桂

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特甚丁守既自措置

陳止齋尺牘

三十九

條口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般

元作般

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

絕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郴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爲盜自昔

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拊其境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令

就郴撥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

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掾荒艱辛萬狀

儻郴稍有壑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

之諸司而郴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閒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

適聞列薦之禁諸

元作詞

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

其別後爲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郴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口路郡守留意

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郴當爲第一矣

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某實賴其力

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其實賴其力

禮尙施報但恨疏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

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效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

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

幸必不以鄙言為不一元缺實或阿所好或出一元缺於不得已宜勿一元作切惜啓

齒為丞相白發其事陳元缺豈惟某將四海四陳元缺九州之吏於門下歸心矣

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見諭晦菴之陳元缺語左陳元缺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悱啓發之幾不詳密則

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

得皆口口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口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望

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口繼以見示迺知衰情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

陳止齋尺牘

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爲詩非禮無以立當
思吾所立何者爲禮尋章摘句擊跪曲拳此句元作擊賜口秦並從陳本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
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
良不易臨書欽口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爲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頃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卽遂此圖可以

不墮學問相傾

元作須

才力相軋苦

元作若

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

窺見得兢業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
表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裏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冀尊兄輩行勉之
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效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
報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待逝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

報新幕遇仁里交好遂留待逆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

別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尙圖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惜企之切

答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誼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廩人每惟衰嬾日與不勝己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徇偏何者爲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充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尙愧不敏況言證不及藥未覺爲益口須嗣音切磋元究元作完之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兢業爲本彼此紛紛自爲黨與口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口口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口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爲請今方悟虛己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口口不敬也口口有疑不宜不盡所謂虛己寡欲常並進耶口陳作意者

陳止齋尺牘

次第耶元缺 若元缺 以虛己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己若以寡欲之

要更在虛己則似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口對言之今來

教元在既 既以為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為並進或乖

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學直須的當尚冀切道言之以得未

曉老矣三字 所望於士元作 友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口遂按當作

來示書為錢若干為舟若干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分

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伏辱惠書及於行己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一二甚矣足下之志
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可無以復來辱凡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
勝用也足下亦博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為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之

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

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爲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己見己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勝用矣足下更反求之末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口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來書以爲奉

元作本

職無闕

元作本

有司不以爲過然後望以磨礱成就之益豈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

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闕與否不暇計人以爲有過與否不暇計獨曰

元缺本

胡不磨礱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礱成就我道

陳本作還

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

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末由合并臨紙惘

惘

陳止齋尺牘

四十二

答趙南紀節推元脫三字
據目錄補

某衰惰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門人真有學者而不相亮

者云元缺从
陳本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人下元
無字交

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頃因款洽嘗及一二來教元缺从
陳本遠陳本
作遂有同風

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口勿以言盡意爲口三百篇往往

爲訓故家解駁類口淺迫口人意有遠矣謝道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

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

也來教所謂攻之愈力愈不見效豈謙辭耶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

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聞之者擾定則聞之矣

答潼川守范東叔潼元作漳
據目錄正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爲慰要是別恨牢不可

釋家人婦子尙不能團頭況於交游又况仕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

開府後書就詳動止咸

元作感

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

寒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恐是今要害

元作告

陳本

去處往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

當作過

驅催漕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

版曹卽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官莫得要領是

當作而

漕司本

當作奉

行文書則天

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

其時乎張子儀口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牘因或送嗣勛如

何來口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一笑

與朱元晦二目元缺錄補

某逐祿南來本爲温飽不謂口善歲輒

元作王弱翁書正

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

事無所建明口口口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爲道也口非

陳止齋尺牘

四十三

豈所以事君口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字如如字下有缺字戰兢

自發眉壽用答海內欽遲之意

某衰惰之跡幾自絕口門廡元作廣而長者口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

不可言承元缺此先施豈忘元缺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

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口包所見何橐豈嚮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橐久矣年

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

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簫元缺子元缺語元缺類元缺補元缺勺羣慝訓故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為如何每

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就元缺類元缺補元缺

正閒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又元缺據元缺語元缺類元缺至如永元

承類元同 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

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

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卽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悵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惰宜休歲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
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
更冀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綵娛親之暇杖屨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
文爲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閒執讒慝之口未省尊意以爲然否有如尊意不合
幸切磋商之也仲權正字貧甚子靜淳父皆需遠次奈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

有缺 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此下有

與邱宗卿邱元誤立卿字元

缺據目錄補正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疇昔何可弭忘某官才猷器業蔚然
爲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二句有然世將之

陳止齋尺牘

四十四

書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宜要須請見究此衷曲

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年無帥

元作師

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

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遵勳業泰安喜見天顏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

且勞還房

旦字房字有誤

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也甚盛甚盛三事遞遷還歸補口

庭之闕而識者謂

元缺陳本

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

訛字

口視聽一新

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口淮上有劉煒連判者以禁私鑄太急幾生事遭論罷久之

私鑄戢留丞相追論其

論其二字元缺陳本

功遂畫旨再與監司樓大防駁還口者

者疑有

上似無

旨令以次官書行即是傳良遂竟書過蓋以爲劉煒不是罪人賊吏罷去

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訛毀不足聽也不足聽也

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

內待官比外執政

又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謝給事

已放過押班事傳良獨繳之謝論甚以爲危乃蒙聖恩...

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內詳前北又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謝給事

已放過押班事傳良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

合先送給事卻直付舍人或說謝給事有人主張亦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傳

良可與書行再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此公

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

玷家傳特此詳報卻勿令一人見慮有人讒謗以口弟陳作為好名漏洩上旨也至

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餘無足煩軫記者昆仲時時過訪備詳譽

處然年來□□喜於相安左右意象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誘

掖工夫而損挹裁抑迺時陳作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敬元缺从

橫經於此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憲家子弟亦往還否向時每一見輒談中

陳止齋尺牘

四十五

興問趙張秦曰爲口長口跡灑灑忘倦晚入修門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口後相不領略鄱陽相頗有意未及拈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忿之且恨不得秦師
垣相業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某老矣口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儻能從吳察院
交諸折窺見所藏口不負元缺 陳本長沙此行耳外此只改秩一事須索結知帥闔
回同年進士莆中來軌口及識面尋亦行藏異塗頓成疎闊假如不疎已難破發
言之戒無足爲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何元缺湘中教官惟會府多名士其舉
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須之也因會口丈煩致瘴暑
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

浙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不元缺 陳本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表說得錯至
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

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靈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

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侵砌結裏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功夫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下筆深見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爻元缺 陳本言吉只緣純陽聖人垂訓意深矣許由君務光之徒治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陳作 置口詩固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詩傳澳汨有年久欲為

陳止齋尺牘

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
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
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
又看天命如何耳每見云云口某以爲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悵
固非悵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爲之爲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復畏
厄歲何耶新詞相誤字疑好要是未圓熟耳著書最關心病懷益覺要緊所悵無朋
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爲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爲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稅而所謂齷茗

筦庫之十自占卑之矣而今爲甚十口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稅而所謂饑者

醯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牟利焉則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爲每歲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焉勾稽之不察扁鐻之不時皮藏之不免於燥溼腐敗舍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閒而無悔咎夫子嘗爲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爲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權民者講求悉矣而饑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饒軍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賓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權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權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籍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爲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爲有司之責而勾稽扁鐻皮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十百倍於古矣仕乎此

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

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

藏者賞之特厚而爲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何也其居使

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繇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

則人以爲宜繇倉庫務官則人以爲怪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

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爲宜繇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爲怪等而上之繇卿監爲侍

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爲宜而以太府司農爲怪由侍從□□□元缺二字陳刻
肥補上之二字

按當作爲執
政缺三字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尙書爲宜而以戶部爲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

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權之入歲累千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

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

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剝杓之間蓋日夜念此自

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爲卿輔究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一卽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爲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某繼今不敢復有言矣

浙江

332

陳止齋尺牘終



浙江圖書館

商
歷代名人小簡
正編
二冊

二角五分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今名人尺牘

陳止齋尺牘終

吳摯甫尺牘	賴古堂尺牘	姚姬傳尺牘	俞曲園尺牘	曾文正公尺牘	曾文正公家書	袁簡齋尺牘	錢牧齋尺牘	史忠正尺牘	歸震川書牘	文信國書牘	陸渭南書牘	陸象山尺牘	呂東萊書牘	陳龍川書牘	黃山谷書牘	王介甫尺牘	蘇東坡尺牘	曾南豐尺牘	歐文忠公尺牘	司馬溫公書牘	范文正公書牘	歷代名人小簡	歷代名人小簡
十二册	十六册	二册	二册	四册	八册	四册	三册	一册	二册	三册	二册	四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四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一元六角	三元二角	四角	四角	六角	四角	六角	七角	一角	四角	四角	三角	六角	三角五分	四角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六角	一角五分	七角	三角	三角	二角五分	六角

新(54)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初

（陳止齋尺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校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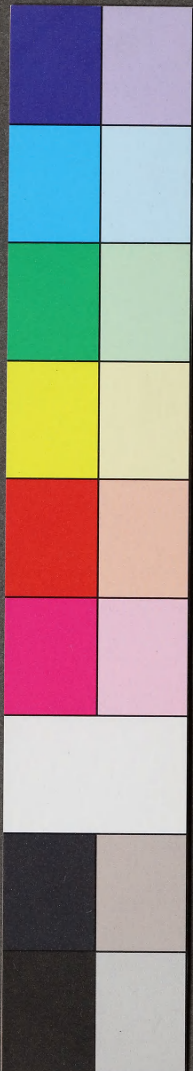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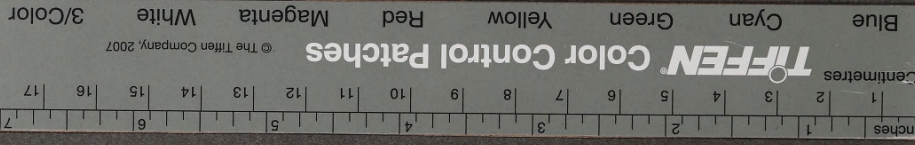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不准複製

- 上海棋盤街中市
-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
-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 重慶成都重慶涪陵瀘縣涪州
- 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加坡
- 廈門廣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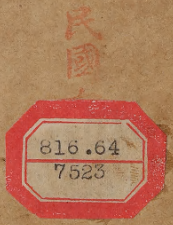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陳止齋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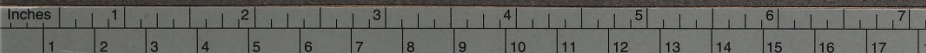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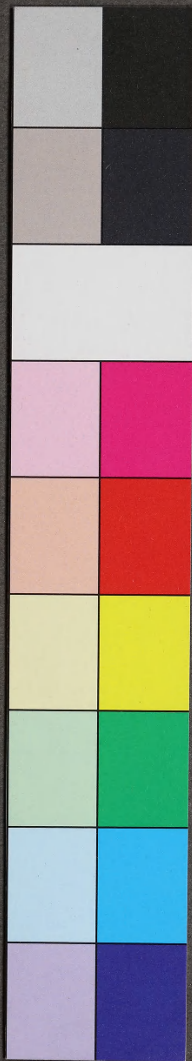


江蘇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